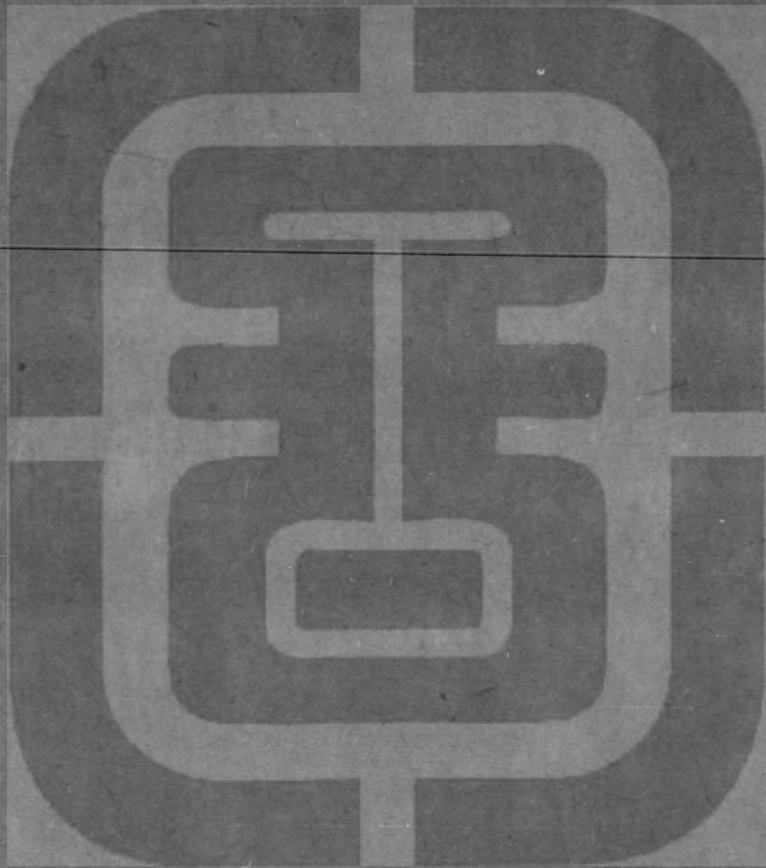


昭明

文選

知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宋文皇帝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哀下林文

顏延年宋文皇帝

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楮淵碑文一首 并序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未嘉太守頽延年為哀策文

頽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

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前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之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繩 綯

容翟結駟 龍輅山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如轉麟刻

兩頭為輅程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

之輅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曰纒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

其在輅車曰綯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

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

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也鄭玄曰蓋厭翟勒面

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帷車也鄭玄曰蓋如小

車蓋也王逸楚詞注曰結連也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

路制故曰昭列神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喪祝

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右飾遺儀於組旒

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旒

淪祖音乎珩行珩絳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纒

維元右詩人鳴珮王于房中告去毛詩尚書大傳曰大師奏鷄

傳曰珮音珮有珮音珮悲黼延之移御痛翬禴招以之重晦周禮

朝觀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狄

鄭玄曰禕衣畫翬者也禴禴者也禴與禴同禴與禴同

而載之祀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

猶賓乃命史臣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其

辭曰倫昭儷并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物象有所依憑又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

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

古在昔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疑秋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

應而尚缺

以說天道何之圓也精氣一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所稽留故

能相為故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昭哉世

族祥發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秘儀

景胄圖光玉繩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

曰順而麗乎大率禮蹈和稱詩納頌論語曰禮之用和為

明柔進而上行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

藻鄭玄曰詩箋曰蘋之賓藻之言深婦人之行尚柔順

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禮記曰夫婦順者爰自待年金聲夙

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亦

既有行素章增絢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

既

有

行

素

章

增

絢

子

巧

笑

倩

兮

美

目

盼

兮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象服是加言觀維則詩曰象服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

言觀其旂又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柔嘉維則

于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

淵方江泳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德被于南國江

矣不可咏思江之永矣不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

可方思毛萇曰方泂也遭家不造東用集寶命仰

都賦曰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東用集寶命仰

陟天機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

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釋位公宮登曜紫

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問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

乎紫闈八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

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

允迪孝達寧親敬行宗祀在則有時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

則不以奉祭矣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

注曰絳理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

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曰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壺政穆宣房樂韶

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右立於宮以

禮記曰絃歌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

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周易曰坤頌也漢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體前大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深而不測術下節震騰上清眺側言右道得宜即地安靜

無細而不敷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

地之理者衆陰之長如右之象春秋感精符日月者陰之精

山塚萃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朏猶條達也西方謂之朏朔而

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思不服孔安國雍又曰無

極中謂道輔仁司化莫晰之逝切道尚坤思玄賦詩曰乾道

也謂道輔仁司化莫晰之逝切道尚坤思玄賦詩曰乾道

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

謂之洽臨夜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也法言曰或

謂之洽臨夜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也法言曰或

誨曰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平李軌曰天也委世蔡邕釋蘭

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且生於符蘭殿漢書儀曰皇

取溫煖除惡氣也戒涼在肄二抄秋即窆國語單襄公

而葬說文曰肄廕也楚辭曰靚秋之遙夜禮記曰家宰

杜預曰窀穸也窀穸也夜也厚夜長夜謂壅埋也窀穸之倫切

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氣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

八神警引五輅遷跡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五右之五輅

噉噉儲嗣哀哀列辟噉噉已見上文毛詩曰灑零玉墀雨

泗丹掖劉勰駢珠以爲墟曰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南背國門

北首山園後楚辭曰出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爲奉山園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曰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

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遙酸紫蓋眇泣素軒賦曰紫蓋漂

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馬遙酸紫蓋眇泣素軒賦曰紫蓋漂

猶素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漢書曰造陽陵邑張晏

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廣雅曰藹藹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

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求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於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

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

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柩于某陵

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

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九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柩謂合葬也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柩也合之鄭玄曰柩謂合葬也

其日至尊親奉尊某皇帝

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

某日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

司馬彪續漢書大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

謚南郊祖已見上文

翠帟舒阜玄堂啓扉

張協楔賦曰翠幕蜺連張衡曰司徒謀曰去此寧寓

歸于幽堂玄室

俎徹三獻筵卷六衣

杜預左氏傳注曰徹去也禮祭必三獻周

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衣榆狄關狄鞠衣展衣祿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

想駭為輅而撫心

周禮曰遠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柩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痛椒

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

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

長信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

宮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

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

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

盟為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士師

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肇惟淑聖

為楚三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克柔克令詩曰克柔已見上文清漢表靈曾沙膺慶韓詩

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

靈物莫賞漢書元右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

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王翁

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

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爰定厥祥徽音允穆詩曰爰定

與天下膺慶已見上文敬始紘總教先種陸列女

如嗣徽音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蘋夫人不失

則百斯男詩序曰葛覃后妃之德敬始紘總教先種陸列女

于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廣雅曰莫大於四教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我者姑又

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

於斯為盛有婦人馬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謂文母也

往藏十亂斯侯四教罔忒子論語武王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

以厚下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晉紀總論曰仁

周初曰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

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無波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無險詖私謁之心顧史

于寶晉紀文帝遺吳王書曰韜神光福德于佐求賢所謁

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楊雄書先德韜光君道

上春詔王右軍蠶玄統公侯夫人出種桂之種而獻於王睿問

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出種桂之種而獻於王睿問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太荒陳象設於之中河水之間鮒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園寢兮映輿鏤犯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

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望承明而不入兮度金鏤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繼池綉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

惟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

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廻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

澹水也籍閼宮之遠烈兮聞續女之遐慶毛詩閼宮曰赫赫

生右稷降之有福又曰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

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

合祭先祖配天先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

此配地命爾流也衛南宮皇大右因過較行閱視舊

上賜東平王蒼書曰獨假結帛巾各一枚衣篋遺王可

瞻視以慰幽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

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絲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

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

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

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

靜文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

郭有道碑文一首

蔡伯喈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

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其先出自

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

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咨謀也建國命氏或謂之

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常昭曰咨謀也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

郭即其後也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平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先生誕應

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

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

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禮記曰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

曰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貞固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

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貞固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

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遠伯王之行也孫

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

括猶量也蒼頡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

經及孝經皆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

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于時纓綬之

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綬纓鄭玄曰纓飾也

有佩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附葉從表景隨

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

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

朋勤誨毛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

祛其蔽周易曰匪我求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

李尋傳曰王根輔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政數虛也問尋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

疾辭召也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

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者堯時隱人也

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

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凡我四方同好

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乃相與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僉以為先

民既没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

忘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

止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揚芳烈孟子曰

行止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儒夫有立志奮乎百世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純懿淑靈受之自

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

泰山之為高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

言矣悅禮樂而敦匪惟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華而不

食我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龍德而

不可拔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棲遲泌

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棲遲泌

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赫

以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

赫

赫三事幾行其招肯毛詩曰三事大夫莫委辭召貢保此清

妙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降言

不求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爰勒茲銘摛其光耀漢書

注曰摛布也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

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含元精之和應期

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與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兼資九德摠脩百行尚書

泉陶曰都亦行為曰寬而栗柔而立恭

弟書曰學者所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道守仁而

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

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安其為道也用行捨藏

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不徵許以干時不

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

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

德其至矣乎民鮮父矣孝政以禮成化行大謚左氏傳晉

反曰政以禮誠靜也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

然自逸周易曰樂天之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濔然無極衆美

我友交不諂上愛不瀆周易曰君子上交不瀆見機而你不

侯終日周易曰君子見幾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

丘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

日告老致四門備禮閉心靜居尚書曰賓于四大將軍何

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詡遣前後

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漢應劭

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常伯秦始復故文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

綴先生曰絕望已文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

妻子死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

賜等常歎寔大位每在衮職羣寮矚之衮職謂三公也周

而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躋登也慙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故時人高

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

帝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

然之命時服素棺槨財周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周易曰

儉羣公有僚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

語曰公父文伯率敬姜曰無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

范曄後漢書曰徵士陳君臬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孝

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人四續之精仁明也尚書緯曰有

靈天不怒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子立卒公謀之曰昊

在位以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

壞木其指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傳曰

郁郁乎文哉論語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尚書箕子謂

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

誅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信命世之才李陵含光醇德

為士作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資始既正守終又令

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

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

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

以送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

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用直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

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乃

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於皇先生

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微言圯絕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與於斯文也曰焉知來者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

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實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

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

謂不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

遺愛也毛詩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子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

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

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

其餘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

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有子紂之庶

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

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

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

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魏晉以降奕世

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

穆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深識臧否不

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予少予未知

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尚書曰

疇老子曰大滿若冲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

春秋之稱微而顯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

龍衣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公臬川

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和

順內疑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

已見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

穆敦九族何休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金聲玉振已

禮記注曰振猶動也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

士傳曰山濤淳深慎盡歡朝夕人無閒言禮記孔子曰

嘿尚書曰率由典常道遙乎文雅之園翺翔乎

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言道遙乎文雅之園翺翔乎

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道遙乎文雅之園翺翔乎

禮樂之場劇秦美新曰道遙乎文雅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

徽與春雲等潤音微即徽音也毛韻字弘深喜愠莫見其

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心明通亮用人言

必猶於已王命論曰見善如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

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表陽源才

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表陽源才

高奇又曰荀顛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宋文帝端明

臨朝鑒賞無昧鵠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君也者端神

朝淵默表旣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

朝淵默表旣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老延君譽于

四方藤邕木行賦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

有世譽復漢結叔高晉姐武子方斯茂如也三輔次錄曰

尚公主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士計吏朝會數

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

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

尚武帝姊常山公主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

毛萇詩傳曰茂無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

朝冠冕當世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之範既著台

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之範既著台

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孽曰

衡左右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

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為晉令曰祕書郎

北以藏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

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以父

者稱王樂馬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

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

經曰毀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雅門周說孟嘗君

不滅性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服闋除中書侍郎

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如綸除中書侍郎

鄭玄禮記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綸

曰關終也恪居官次在子曰智劾一官于時新安王寵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

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

愛冠諸子允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

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

光華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

銓稱錘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御煩以簡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復存於茲也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

略曰壽寂之前月少帝延湘東王升御曾不移朔遷吏部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

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也鵠

尾洲遣淵蕭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

劉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元戎

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

也范曄後漢書自謂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緝和

輯也緝與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

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

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水因地而制

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左氏

武子曰楚君舉不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

失德賞不失勞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帝心尚書大傳曰文王施

政而物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

皆聽鷹庸祗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封

零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既秉辭梁之分

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子魯陽文子辭曰梁險

首領以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

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

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孫司馬子

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者

有者

有者

有者

有者

有者

有者

有者

有者

寢立與之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

一父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

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黜謂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為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衮職有

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

飛如翰又曰方叔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

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

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

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吳興衿帶實惟股肱李尤函谷關

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蕭

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

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諸后幼冲沈約宋書

辭已見上文子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

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

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

也貞秉國之均四方是維雅毛詩小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公之登太階而尹

天下君子以為美談孔融張儉碑曰備乎不登太階以尹

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

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

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胎歛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

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

子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流平衡外寬內直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濂伯王之行也

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

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也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

也貞秉國之均四方是維雅毛詩小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公之登太階而尹

天下君子以為美談孔融張儉碑曰備乎不登太階以尹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為美談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

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左氏傳

曰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疾之重因心則至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

則朝議以有為為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

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進

明準漢書曰程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

家之爰降詔書敦還攝備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

已弘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

尚書曰三孤二公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感蕃內悔國語郭

李王之亡也宜哉常昭曰三季紱紉桂陽失圖窺窬神器

幽王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

州刺史及太宗晏駕王幼時也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

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

殺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

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分

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

曰下不冀望上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派

電發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鋌於象魏

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

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鏑流

曰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鋌於象魏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江流曹子建責躬出江派

絳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墨蠡也公乃摠

能節之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戮力士率不貳心之臣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盡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克寧禍亂力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於綴

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誠由太祖之王維於已墜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

威風亦仁公之翼佐王也祖齊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

器也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猶用

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

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

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雖事緣

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

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

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

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嗣王荒怠於

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疆臣

憊陵於荆楚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廢

昏繼統之功龕亂寧良之德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

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

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六者我安得辭

事乃定順帝立徽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魏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夫

出也足必濟世寧民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潘岳賈

使夫疑廟雖無受服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

定於神筭雖無受服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毛詩曰我

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慎子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

注曰甘寢安寢也

澤兼授衛軍戎政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

也睦事不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

帝頌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深達先天之

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

運匡替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正徽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亦有稷契之臣虞夏荀

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

河東人也常道緝公立與議定策遷尚自非坦懷至公永

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

監崇替國語藍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

孰能光輔五君黃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

然山大啓南康宴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

銘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

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

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今之尚

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

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

爾雅曰豕大豕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袞司三公也
也豕宰大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袞司三公也
其刑斃遂冲旨改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
上疏曰尸素朝通無異言遠無異望
端忽焉五載通無異言遠無異望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

三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
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紂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
不義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
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不悌之刑

刑八曰亂民之刑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不悌之刑
賦曰假高衢而騁力登耽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郊祀賦曰伊皇母以迄慈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出陪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
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踈廣

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

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維書零淮聽曰顧命
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
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雅議於聽政之
為杼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養美也

晨披文於宴松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六藝之宏敷毛詩曰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晉書劉劭有酒

涓子作琴曉有餘暉遙然留想
心三篇遙然流想所慮者深也

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息有如冬日而臣

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

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

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

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

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

故一事之致死矣其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所在則致死矣其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
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
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稟

王几之顧奉綴衣之禮
命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
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

賦曰上下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

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增給班劔三十人
晉公卿禮秩曰諸

持劔物有其容徽章斯允
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

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
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遠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

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
改授司空領驃

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

改受司空領驃騎將
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蔡邕揚公諫曰

有頃尚書曰降年有未有不永
又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

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
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

禮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
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

杜稷之臣聞之死請往
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晏子

不釋服而往遂以殮之
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駟而馳
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

不如車之馱則又乘之比至國
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

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
韓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
群后

恒在動於下鄭禮記注
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

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
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
追贈

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
主歎息於一朝

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
鼓吹班劔為六十人謚

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真莊子曰夫乘

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虛已以遊當世不能

擾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

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也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

之於已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子三

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責人賤哉我其然後可兼善天

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經始圖終式免祗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誰云克

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沾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

也者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慶緒答郗敬書曰至故吏

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然論語子在川上曰

晝夜傳感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餐輿誦於丘望瞻

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思衛鼎之垂文

想晉鐘之遺則禮記衛孔埋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

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子輔氏親方高山

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橋衡顏

辰精感運鼎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

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木德故曰辰精

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

已見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生故曰惟明臣

上文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天鑑璿曜躡武前王言君能鑒照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天鑑璿曜躡武前王言君能鑒照

元首明也股肱良也天鑑璿曜躡武前王言君能鑒照

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天鑑璿曜躡武前王言君能鑒照

道躡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

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璇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

王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

踵武若昊天班固涿郡山文曰時統將軍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大漢元輔周易曰君手知微知彰彰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莊子仲尼

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惟觀海齊量登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

兼愛無私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觀海齊量登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

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

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

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五臣茲六八

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五臣茲六八

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內謨惟幄外曜台階惟幄已見上文

八元斯九五臣茲六內謨惟幄外曜台階惟幄已見上文

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

書即顛曰三台遠無不肅通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

公上應三台遠無不肅通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

勸晉王賤曰遠無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

不服通無不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光

我帝典緝彼民黎秦美新曰帝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

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

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

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

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

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

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嵩構云頽梁陰

載缺並見德猷靡嗣儀形長遞音逝德猷今德徽也儀

緯注曰怛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白心怛又而彌新用而

遞去也

怛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白心怛又而彌新用而

遞去也

遞去也

遞去也

遞去也

遞去也

遞去也

遞去也

遞去也

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

文選卷第五十八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文選卷第六十一

文選卷第六十二

文選卷第六十三

文選卷第六十四

文選卷第六十五

文選卷第六十六

文選卷第六十七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墓誌一首

真任彦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大齊卷劉邵王碑文一首

頭陀寺碑文一首

斗天竺言頭陀故曰頭陀斗數

王簡棲

姓氏英賢錄曰王中宇簡棲琅邪臨沂人也

世所重起家鄆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中

製

秦施大夫同咏出代器營改車乘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漢書故乘上書吳王

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挹朝夕之入切鄭勾愚切仰蒼蒼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

景公曰臣知其終身或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

不滅者哉昔子曰聖人之道若若有若亡援而用之及代不

忘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是以掩室摩竭用啓

息言之津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

摩竭鄭玄論語注杜曰毗邪以通得意之路言至理幽微非

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曰毗邪現默然而得悉維摩

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善善哉乃至無有文

維摩詰課然無言文殊師利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

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俗諺無言

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

鼻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

迷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

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六又曰

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考經曰易有大極是以舒形萬言

象成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

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

何謂酸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六

文也繫繫辭也此因文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文繫之

所明窮生於此域也莊子曰筌蹄所以得魚而忘筌筌捕

魚之筌非子以之喻言大智則稱去聲謂所絕形乎彼岸矣

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槃

之彼岸矣僧肇論曰極無名稱謂絕焉去禮記注曰

捕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

便前進既前進而得彼岸登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

樂彼大山者喻於大智度論曰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

者引之於有則高謙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乎稱謂

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

六度必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

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而無然則言有不

德斯行故雖無而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

非無言無不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

曰一行六度無極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進一行六度無極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不見其終始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名字言語斷故

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

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

後迎之隨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

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忉利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

依無明住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

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

文選卷五九

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淵與也夫幽谷無

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與也夫幽谷無

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

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

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

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

曰故無來而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真立圓對而無不周也

勝鬘經曰淫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象

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論之君子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一音稱物宮商潛運維摩經

存口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維摩經

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易曰是以如來利見

迦維託生王室如來佛號謂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

從此道生維摩經注曰如來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說生天

竺迦維羅衛國父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

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憑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

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闕

勅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開八正之

文曰出溺為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開八正之

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

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於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玄關幽捷喻法藏也

相喪也玄關難啓善捷易開戴逵樓林賦曰幽閑忽其離捷

注曰玄關難啓善捷易開戴逵樓林賦曰幽閑忽其離捷

玄風暖以雲頰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遙源濤波酌而不竭海也文子曰取

焉至神孰能與於此不行不捨之檀而施聲治羣有衆生而

竭莫知其所以由也

行捨者則憎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
於衆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治大品經曰捨者
不墜是名擅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擅成具美
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擅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
羣有謂有無色無色有想無想以通玄而物我俱一羣有
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天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
則慈慈名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
涅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
慈思益演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
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
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
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導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劫
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道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劫
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
物有機心則結果斯起故誘以無幾之智何止功濟塵劫

乎僧肇論曰至人滅心滅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
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滅心滅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
為塵一塵為一劫復過是時義遠矣能事異矣下隨時隨
微塵數其劫復過是時義遠矣能事異矣下隨時隨
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
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
金沙力士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
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也吾惟悅惟惚不
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燉而下不昧繩繩不可言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妙難名終歸於無維摩經曰法無去
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末過
去遙三世則有去來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
也法不常住故也
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棲遑大千者謂一三

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
通大品經說三千七百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
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

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既而万
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廣東被教肆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

無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微

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
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立十三年莊王崩左
氏傳在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瑞應

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
年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
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

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然後遺文
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

言相望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

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
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首支塗掌千里外事皆

咸是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只曰鳩摩
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

呂光西伐破龜茲乃許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
彼至襄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

曰佛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

不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
復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

惠遠本姓賈氏屬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

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
年以長則足事之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
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

歷存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太子

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對曰沙門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

秦言義訓勤行楚楚辭曰山中人芳杜若飲石泉芳蔭松柏宋大

所迴薄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西

眺城邑百雉紆餘也鍾會懷土賦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東

望平阜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復遠兮不信楚都之勝地

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生亦其廢也維摩經曰

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出緣解解緣受受緣受

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

要因煩惱而得有身世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

復有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禮記曰古者謂

也范曄後漢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漢書臣贊注曰亡身從物曰班荆蔭松者文之

相與食楚辭曰山中芳杜若飲石泉芳蔭松柏宋大

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

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

爾雅曰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沈約宋書

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為之薙草

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一人鄭玄曰薙翦安

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

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

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以法師景行大

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

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

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守未就而沒國語蔡公謀父曰時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

知郭象曰方不可逃僧徒聞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周易曰

生變化之不可逃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惟

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粗諱

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祖武宗文之德昭

升嚴配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先表之功弘啓與服天又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是以惟新舊物

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

人辭於家多難君步中雅頌駭合韶護

耳鄭玄曰韶舜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州記曰炎州南海

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粵在於

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朝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

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

王仍為行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

尚書曰爾友邦豕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瘴惡樹之風

聲擇方城之今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魯左氏

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

曰賊事行刑而政肅刑清於是乎在成周易曰其教不肅而

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使行事

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士穆為江夏王郢州

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士穆為江夏王郢州

行事也稱智刃所遊日新月故莊子曰今臣之刀十為九年矣所解

千牛而刃刃若新發於刃彼者有問而刃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

日知其所能也月道勝之韻虛往實歸應經曰如葉二第

無忘其所能也月道勝之韻虛往實歸應經曰如葉二第

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

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駟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

不教坐不議虛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

而往實而歸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箕悲同棄井有為者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井因百姓之有餘問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

也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耳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在

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

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耳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在

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

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耳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在

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

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巨丘被陵因

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高就遠層軒延袞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播層軒王

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表百丈說文曰南曰北曰表飛閣逶迤

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下臨無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

廟而無天上寥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牖九衢之草千計四

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

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

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

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

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

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

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行水金資寶相永籍閑安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

上渙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

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頂經曰息心達本原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

於了義一向說記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

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

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

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名焉言時稱伐亦樹碑

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世彌積而功宣

宗廟兩階之間代以來咸銘于碑也

身逾遠而名紹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紹者敢寓言於彫

篆庶鬻鬻於眾妙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篆刻老子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其

辭曰

質判玄黃氣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分清濁黃列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

地為涉器千名命苞曰蚊行喙息蠕動蟪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區溥源上派含靈萬族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

澆風下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溥溥散朴淮南子以黷濼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汎水別流也字林曰黷

愛流成海情塵為岳欲之海有法論曰情塵沒於愛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

尼劉蚪曰能仁衰此忍立俯來拯技故曰能仁瑞應經曰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乃睽中二幸來

迦衛來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聿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

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

衆般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曰太子

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

西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義太子出城

出城北門天帝化作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義太子出城

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善哉惟是為快即迴車

既成德妙盡無為勝變經曰唯有如來化就帝獻方石天

開淶池佛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

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

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

出名為指地池得祥河較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以自然

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
諸難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深浴畢
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通莊九折安步三
危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方朔尚書曰飽食安步以仕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
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者
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者
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者闍崛山中與大
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金粟來儀
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金粟來儀
文殊戾止鳳凰來儀文殊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
人之始也死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則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
人之終也

曰少乘以三界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象正雖闡希夷
乘觀法本自不然今則無滅則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
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闡漢書音義文類曰
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曰文
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曰文
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釋網更維玄津重拙
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揚洪烈序釋網更維玄津重拙
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弱喪於惟此名
玄津漢書音義帝昭曰批機也音裔翊泄切叶韻惟此名
區禪慧攸託即禪慧禪定智慧也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曰楚辭
臨睨夫舊卿說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
文曰睨邪視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
衡方城以為阜也史記曰屈完臚臚武亭阜幽幽林薄曰周
曰臚臚董荼如鉛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
子注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
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

六入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

鼻舌身過眷言靈宇載懷興算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算

也丹刻羣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

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羣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

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

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象設既闢辟容

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桂

深冬煥松疎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煥何所神足游息靈心

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

幡建道場攝單曰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

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林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

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

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唯陰令愨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

置本上加以南名搜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

於是為南蘭陵人

文所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暨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

文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享毛詩商頌

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

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右

雄材盛列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

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

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

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

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在

精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仁明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

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

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吊之曰子其意者脩身

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

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

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

英華外發又曰清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

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

義民之行也毛簡父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

詩曰因心則友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毛詩曰

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

率由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

之游之周易曰百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續之

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續之

紀于地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孽曰九道教

河漢南國之紀滔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曰照

德惟一動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曰

罔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曰

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若夫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漢書曰王陽在位貢禹為友

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

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

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

交趾北置朔方之州九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

國語注曰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

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孫卿子

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

遂擁朱旄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

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龕世拯亂之精獨

用懷抱龕取也深圖密慮眾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

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

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

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則仙

聖懷發言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游梁俄

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綸為宋劭陵王文學書中郎

禮記曰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覆王逸注曰言也

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

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美原卦

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顯長

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緇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

陸縣尚書緇曰天子杜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首受瑞折珪遂荒雲野

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起予

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朝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

亦以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緡韓太

子陸其羽儀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協晉中興書烈宗詔曰相中

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

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鮮仁足以

行此四德者故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

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獻替帳

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帳

哀實掌疾脅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

記曰天子負斧衣孔融張儉奉侍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

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周書

師也前有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

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緡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出納惟

允劔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

佩璽把劔增華謂自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

是司漢書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禱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

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唯編連體權衡合德百而皇情眷眷

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求民之

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鄧人

西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是惟形勝閩外莫先漢書

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閩外已見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蕭

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乃暴以

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也左氏傳曰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澤無不漸螻蟻之

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允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微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韋陶曰適可遠在茲鄭

惠與人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思從祥

與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遠無不懷通無不肅

曰天注五才民率用之發一不可遠無不懷通無不肅

阮嗣宗勸晉王峻曰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

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

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

郡縣佗時更徵發不夫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

安自明府下車徵發不夫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

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

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

子之為政也則述猶氏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譽表六條功

最萬里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夫

言及大姦得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

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

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輪租繼屬

不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疾

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

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齊才術與世祖同年

相善請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

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

錄曰琰字敬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琇氏進號征虜左

僕射願升降二官令績斯俟蕭子顯齊書曰緬遷

嚴主器彌固蔡邕遠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禹穴神阜地

均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

公受分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賦曰

齊東者鉅海南有琅耶孔阜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

南史曰鉅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成水到大越

上茅山大會計吏淵數胥萃翟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

更名茅山曰會計吏淵數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翟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

手乘之國必有千金郭壘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

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壘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

歌倚華楹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

屋或為薨

導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

鳳薦導徵諫議大夫守京北都尉行京北尹事旬月間盜

賊肅清蘇林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冀遂為渤

曰備音朋海太守問曰渤海發亂

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

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

許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

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

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

朔誠恕既孚鈞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士朔誠恕既孚鈞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曰趙廣漢守京北尹廣漢善為鈞

距以得事情鈞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五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
晉灼曰鈞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
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
為距不待赭汗之權而效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
召見諸偷會長數人因
貫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余一且召諸府
恐諸賊驚駭願一切受署故皆以為吏遺歸假置酒小偷
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問閣出者有赭汗
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穢厥渠魁孔
安國曰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歌錄曰外無猛政內懷慈
渠大也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被以哀矜乎以信順見上南陽
移惡子姓備著里端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
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
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蒲韞菁之精為土老潁川
蒲為菁穎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韞菁之精為土老潁川
時雨無以豐其澤趙岐三輔決錄曰及字細侯光武拜潁川

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

橋玄碑曰牧一感達民祗非待期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

有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期而已可也三年

若叔蘭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

我權若親戚志曰鄰國望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

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

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成齋璽書徵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

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何內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

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乃復借寇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城左氏傳屈完曰方

為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嶠二嶠也雍州圖經曰潼水

春北接梁宋平西接峽武關路曾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

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蠻陬夷徵重

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微塞也

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

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

強取也略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

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徐廣曰推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

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

賈逵國語注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

曰裁制也

山間謂之窺胡劉琨勸進北風未起馬者便以南向魏志

谷陳林書曰秋風揚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

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

也求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未明八年匈奴寇

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

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被原隰孫子兵法威令首塗仁

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思昔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

賞哀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耶以贈行

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濁迹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漢書

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

大夫孟子曰尊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

君子小人簞食失義犬羊其來义矣漢書名臣奏曰大尉

壺漿以迎小人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

早隔在漢北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

是視又曰首鼠疆界災靈彌廣漢書曰蚡謂韓安國與長孺

唯好是求公翁以乘風字以誠德盡任棠

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公翁以乘風字以誠德盡任棠

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公翁以乘風字以誠德盡任棠

置水之情弘郭伋待之信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

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難一本水一在置力屏前

自抱孫兒狀於下參思其微意良文曰棠是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

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郭伋伋問曰見曹何自遠來對曰

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見曹何自遠來對曰

外問使君到喜故來迎伋問曰見曹何自遠來對曰

先期一日使君何日當還伋問曰見曹何自遠來對曰

期乃往使君何日當還伋問曰見曹何自遠來對曰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

漢書

廣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武

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

也毛萇詩傳疆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曰獷彼唯夷薛君

與李子堅書曰吏民疆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

太守野無風塵魏富商野次宿秉停蓄富國語叔何曰絳之

都賦曰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蓄富國語叔何曰絳之

朝范曄後漢書曰王煥字稚子廣陵人除温令境內清夷

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蓄

畝毛萇曰田喙蝗弗起豺虎遠跡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

一歲曰蓄喙蝗弗起豺虎遠跡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

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可一去檻穿除創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

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

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

窺駝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

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翔兮周章而遭疾彌留歟焉大

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源以連翩而遭疾彌留歟焉大

漸尚書曰疾大漸惟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諫曰

幾病日臻既彌留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諫曰

也耕參請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永明九年夏

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賓

颯然吹木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勗荀彧碑曰男接響傳

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咸榮緒晉書曰羊枯薨於是街夷

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邑並求入奉靈櫬潘

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

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羗胡愛惜

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

訓卒莫不號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枯薨贈太傅南州

以市曰聞喪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尚書曰惟神駕東還號

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百姓緣沔水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

許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震響成

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獻成雷江

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請惟幾而彌固

左傳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

幾孔安國曰疾大漸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

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

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

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

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書曰若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

時登庸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聞凶哀震感絕移時

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因遣沉疴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

書賀猶綫曰日夜憂懷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

陳慨發憤寬譬見下文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順

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諧愬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

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

處異獨入叩若此移年癯俱瘠改貌爾雅曰臞瘠也天倫

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

振自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

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尚書曰分

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對繁弱以流涕

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

封父之寮弱尚書曰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

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編書部特善玄

言鞏悅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

中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中帶皆文之窮六義於

懷抱究八體於毫端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

書八體六技帝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孟子曰齊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

下蓋取諸朕幽通賦曰養流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公侯之貴辨亡論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納

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慶兮世說

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

之榮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曰荀彧德

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御器

敬每朝會罷坐而日送之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御器

會不愁留梁摧奄及不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之曰晏天不弔

山其頹乎梁杞其壞乎太豈唯僑終蹇謝興謹輟相而已哉

橋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一年與入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及三年又誦

誰其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

良曰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凡我僚舊均哀共戚

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

厚也何足以此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主為善之民必

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天折之人更主為善之民必

曰扶桑日所出落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魏都賦曰

塵曹植露盤頌曰敝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之天壤以顯元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殷

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

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

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遺卵而

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鸞降卵於有娥氏女吞

之生三仁去國五曜入房比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契馬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亦白其馬侯服周王詩

聚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侯服周王詩

客亦白其馬侯服周王詩亦白其馬侯服周王詩

氏徵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馬毛詩曰楊雄之先初食萊於

晉之揚因氏馬左氏傳羽涉徐而東義均梁徙也王隱晉

崇基巖巖最長爛瀾瀾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惟聖

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天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

詩曰天步艱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

難之子不猶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

又華華物者莫若鼎茲受之鼎漢書音義高皇赫矣仰

文賴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應乾顧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羊夫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

謚策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

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應期誕德絕後光

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

前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語曰文帝誄表曰階青雲幾以成

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

先覺者也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爰始濯纓清猷濬發楚辭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爵也

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核

毛詩曰濔濔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核

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闕也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陸機謝

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戲曰慶雲惠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楚辭曰江舉夏之不可

于漢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在上

已見上文

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草木

不夫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我有

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即上芳羣夷春蠶春蠶最別嶂分爾雅

動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挈妻荷子負戴成群

也

莊子曰石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
回首請吏曾何

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閭澤迴首面內漢書曰昔聞天道

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彼蒼者天我四牡方馳六龍頓轡

何興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我四牡方馳六龍頓轡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頌頌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鳩蒙

留日行幸得延年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齊

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居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繫

馱則又乘之此至國四下而趨至則趙相昌國列邦揮涕

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棄燕惠

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

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况我君斯皇之介第左氏

州犁謂皇胡曰夫子為王哀感徒庶慟與雲陞左思七略

之廣袁建雲階毀留橫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輅輅至

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輅也競羞野奠華攀去轂導

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無

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廣雅曰

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家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逝川無

待黃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

壽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

也去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璣

詔為璣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璣取王法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鳴妻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逃世耕於蒙山之

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

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

其釜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

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遊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

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復有令德一與

之齊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實佐君子箝

蒿杖藜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箝蒿

常州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曰季居室有行亟聞

過冀見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曰季居室有行亟聞

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

氏傳趙襄曰臣稟訓丹陽弘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璣晉

然其妻王氏永籍其二門風流遠尚漢書曰陸賈遊漢庭

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肇允才淑聞德斯諒毛詩

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馬肇允才淑聞德斯諒毛詩

允彼挑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燕沒鄭鄉寂

寡揚冢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

置士鄉越有君子卑皆異賢冠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

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差孔樹毫末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

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
未公羊傳曰泰伯謂之叔曰暫啓荒埏長局幽隴齊書曰
爾之年老冢上之水拱矣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
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
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尊於朝妻貴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朝

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喪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左氏傳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上品賦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技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至若曲臺之禮

九師之易

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右倉為之辭至

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唯樂分龍趙詩析齊

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王相魏相所定又

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陳農所末究河關所末

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

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求遺書於天下

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有於此因不義

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寵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春

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

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兩

集蹇長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

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與文

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

類相如楊雄前淮南取貴於良時陳思

度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

下然生相煎何太急初沈攸之跋扈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

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師武

野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

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

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

江州刺史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惣西

鎮尋陽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

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

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

曰風融雨集漢書高祖謀出股肱任

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

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瑤送至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廷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瑤
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弈弈天門開大
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
口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
冠坐無祖太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
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毗曰夫
學之所益著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
調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除邵陵王友
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

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比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選衆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襄曰卻穀可臣亟聞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

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

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公以高昭武穆

惟戚惟賢漢書常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封聞喜縣為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為

豐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後漢

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篁竹

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

湯失邪叟忘其西吳龍丘狹其東泉范曄後漢書曰劉寵

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揚經錄云日具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揚史白

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

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編修書記致醫

藥更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

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既籍奏記目將耕東臯之

陽輸黍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

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

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

言曰救患赴急跋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水漿

子卑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蔭君子以為難

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及曰吾執親之

馬遷南遊江淮禮記曰親喪外除速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上會稽探禹穴禮記曰親喪外除速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哀不忘也禮記曰親喪外除速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心焉內疚爾雅曰疾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

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

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

也權奪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

年者稱情而立文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屨非隆殺

所以為至痛極也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屨非隆殺

之要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

卒晏嬰廢簾衰斬寢告枕草孫綏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

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

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未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

未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

社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故也政非一軌俗

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備五方漢書曰秦地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

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戚榮神臯載穆轂下以

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載穆轂下以

清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

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

書曰楊連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

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

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

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

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

遠河潤九里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

京師并蒙福也息民竦王關靖柝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勒有王門關周禮曰

相敲行夜時也據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高

外關門朝百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方任

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事曰方任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

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

又如故上穆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關玄闡以闡化寢鳴鐘

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以體國一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敷詩曰

五更贊曰待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

問應若鳴鐘奪金耻訟蹊田自嘿得金者清曰衣冠之帶

國之臣司徒奪金耻訟蹊田自嘿得金者清曰衣冠之帶

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珠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

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不彫其朴

用腹其明素高誘曰賢不肖各反其實行其情木雕其

以菴衆用晦而明王彌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茂九

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周室之不壞
緊二國是賴
庠序肇興儀形國冑師氏之選允歸人範禮

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

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於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

補尚書令
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

尚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劄于百揆百揆之任也

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

子曰成間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習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

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亮誠盡規謀猷弘

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又授使持

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

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編戶殷阜萌俗

滋繁漢書呂后曰諸將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

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戶見之鄭

察余之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

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禮曰言行君武皇晏

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藉

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且晏起侍人以為深

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幾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

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墻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

侯之圖焉諸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絕于地

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後天之倫也何休

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聖主嗣與地居曰奠蕭子顯齊書

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

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禮記地尊禮

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

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蕭傳之賢曹

馬之親乘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

日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

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

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

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

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

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沒讓存王隱

曰武帝贈羊枯詔曰天不慙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

身及讓存遺言益厲某年某月日

覺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歛以衮章備九命之禮

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

薨賜東園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楠開一端

下又曰上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

而巳哉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貞木紀

曰子產治鄭二十一年卒國人哭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

王之令典追遠尊威必情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

因述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大傅領司徒楊

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源道

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肇自弱齡孝友光備毛詩曰

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

時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

負圖已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存曰關雎麟此之

見上文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方憑保祐永翼雍

熙東京賦曰土天不憖遺奄見堯落堯遺已見上文方言

乃殂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龍襲吉禮記

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龜茂崇嘉制式弘

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飾斧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麗綬具九錫服命

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

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纛導輜輶車

漢書曰紀信乘三車黃屋左纛李裴曰黃屋天子車以黃

纛為蓋裏纛絲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

光尸以輜輶車文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服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

開府位從公者給馬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晉書

日虞詔喪事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表裏

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

山有松千仞無枝葉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為正真無枉有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善若已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尹子

人有過則如已有誘接恂恂降以顏色論語曰孔子於鄉

能言者王肅曰方於事上好下規已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

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帝子儲季

令行禁止文子曰夫地順勅國網天憲實諸掌握范曄後

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准未嘗鞠人於輕刑錮

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

及牧守錮人於聖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

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任天下之重體生民

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華袞與緼

緒張呂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

曰節者栢刻鏤為山稅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

頌曰長於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

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

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息四體之役以印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故求遠田在關之西

南臨洛水北據山託崇丘園東國鎔銖軒冕以東國輕軒

是猶鎔銖者鄭玄曰言君分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獲

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載

疾瀨之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

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深

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高入

何點躡僑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

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隱

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非吾

所議遺點絃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

傳曰何點常躡草僑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

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

虬脩屐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沙洲

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珣素屏風素馬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晉紀何曾謂太祖屈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

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上何如使

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

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

后第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

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

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感饌乃

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馮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

東平憲王蒼驃騎碎任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

徵君不至驃騎碎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

來驃騎將軍執法檢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

下臣故不敢不來

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

齊書曰

文選卷六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啟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枯秉德義克

已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者之謂明明聖

者之謂明明聖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首述作之謂也

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遵衿縞於未萌申炯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戒於茲日勉之敬之於衿結縞也儀禮曰女嫁毋施衿結也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非直且暮千載故乃萬世一

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注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山宇初構

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

然不復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顧世

死者若可作尚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

吾誰與歸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

奕忽然若已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

又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

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感焉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

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

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何無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駮不追折

書曰一言而急四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

而萬物理失之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先是震于外

寢左伯南宮敬叔用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使求介

之田曰以志吾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

人能虛已以博於世其孰能害之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

者左氏傳曰孟孫卒城孫入哭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貴而好禮怡寄典墳論語曰未若負

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

為物役矣尚書曰禹曰予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

經云波羅提木又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

僧於望暇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

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

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

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則能紹續三世佛種

云淨住子故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

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弘洙泗水之

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弘洙泗水之

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

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

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

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點殯之請至誠懇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惻演連珠注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

傳左氏

曰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常昭曰謫譴也及

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

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

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

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闞茸尊顯佞諛

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

罪斯國志側聞屈原兮自沉汨覓羅羅常昭曰皆水名羅今

為縣屬長沙汨水在馬列子曰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託言至湘水遭世罔極兮

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言無中正嗚呼哀哉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鸚鵡慕翔翔闐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胡廣曰闐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賢聖逝矣

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材曰闐茸不肖也方方正倒植

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而行也倒植世謂隨夷為溷胡方服虔曰殷之賢士下隨也謂跖蹻為

廉李奇曰跖蹻之盜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

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鉦刀為鋸漢書音

微謂利也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臣贊曰默然不得意也

息鹽切軫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軫轉

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騰駕罷牛駮蹇驢兮驥垂兩

結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不能上章甫薦履

漸不可久冠當加首而甫薦履到上為下故漸嗟苦先

生獨離此咎應劫曰嗟咎嗟苦勞託信曰已矣國其莫

我知方張晏曰詭離騷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述方

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襲九淵之神龍方勿深潛以自

珍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佞面

蝮獺以隱處方夫豈從蝦與蛭蟻應劭曰蝮獺水蟲害魚

面服慶曰蝮音鼻鼻曠曰蝦蟇蟇蟇者何背也蘇林曰佞音

蝮也固然自絕於蝮獺况從蝦蟇與蛭蟻蟻水蟲食人者也蟻立

切蟻所貴聖人之神德方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

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使騏驥可得係而羈方豈

云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方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

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担不去紛紛構讒意也韃為舍

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

故惟此咎善曰言般担不去離此愆歷九州而相其君方

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方

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而遭放逐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如鄭玄曰鳳凰自擊九千里純雲氣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

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增益也史記擊

字作翻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彼尋常之汙鳥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祥也彼尋常之汙鳥

濱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莊子曰尺曰尋倍尋曰常

曰夫尋常之鱣巨魚無所橫江湖之鱣鯨方固將制於螻

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滄瀆必為螻蟻所

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

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碣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

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
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

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 毛詩曰嘯 客曰夫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

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是 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觀陳

根而絕哭 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豐曰吾聞君子思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

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

之曰夫日食由手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左

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

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然

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然

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尚書

明柔克高明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穀梁傳

謂日月也 崩壤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

振形骸之內 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生謂中官左惟

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濟

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

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也

已而格乎止下者藏於區區

十六

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光于四表者翳乎叢

祖爾之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用諺雄心摧於

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筭計

迹功業也思玄賦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顏

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已見上文爾雅

堯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故曰經國之略既遠隆家

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

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謹言矣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

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於

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

為雍王五度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

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傷哉曩以天

時四子在側史記不信難定其名位矣傷哉曩以天

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謂東門吾曰公文列子相室同乎盡

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

傷也鄭玄禮記注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日死言精神盡也

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

注曰幾又曰吾婕妤人皆著銅爵臺年冬作銅爵臺

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長鄭玄禮記注曰凡布朝脯上脯

補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月朝十五輒向帳

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

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不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眾妾既

無所為可學作

履細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
履黃金之縶飾以組連以珠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

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
无第可共分之既而竟分

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
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表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
而竟分焉是有者有悲夫

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
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

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
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

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
曾子曰父母之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
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

人雖未得愛故前識所不用心
而聖人罕言焉識者道之

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若乃擊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
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慎子曰德精微而不於是遂憤
見足故物不累於內

慙而獻帛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
臣子哀痛憤慙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
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
答賓戲曰王途燕賊周失

行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
某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
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遐飛龍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
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之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

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
聖人以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極也
紘之

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前陀寺碑文范曄後漢
書曰梁太右

密靜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聲許
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之風

循絃謂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

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氏傳曰分至啓閉

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正大德以宏覆接日月而齊

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與天地比壽與日月

去齊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

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將覆篲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

孔子曰變如平地雖覆一篲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

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又曰研喻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川上曰逝者如斯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尚書曰天監厥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德用集大命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

言曰仲尼之駕惟降神之歟邈眇千

載而遠期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

人君子所思想而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不可得見者也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

也論語曰子畏於匡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

方滋始春秋類相感圖曰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靈符滋液以類相感也東涼賦曰龍飛白水憤西夏以鞠

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火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

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旬長安

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踰鎬京

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詩

日宅是錦京谷實戲曰周望北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

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

明也安國曰翌日誅歸塗以及旆登峭澗而竭來魏志曰

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曰王

有喟思文賦曰次洛納而太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

迴志竭來從玄謀見上大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

至於洛納大漸已見上大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

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

山周易曰先天而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

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迄在茲而蒙昧慮禁

閉而無端楚辭曰口禁閉而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求

言鵬冠子曰從祀委命鵬鳥賦曰縱軀委撫四子以深念

循膚體而積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

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鍾執姬女以嘖瘁指季豹而灌

麗馬孟子曰嘖感而言嘖感謂人嘖氣衝襟以嗚咽涕垂

馳而汎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絕命辭曰涕泣流兮灌瀾臣贊曰灌違率土以靜寐敢彌

天乎一棺毛詩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

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周易曰富有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傳曰先

君有正援貞吝以甚渠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為履組及分香

始也君有正援貞吝以甚渠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為履組及分香

各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惜內顧之纏絲恨末命

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紆廣

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從而意長

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

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

曰倡樂也謂作伎人也禮記曰孔子謂盟器

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容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

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庶聖靈之響音像想幽神之

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荀形

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

響則應聲也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精而誰嘗悼總帳之冥

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登爵臺而羣悲時美目其何

望字林曰時長也博雅曰時視既睇古以遺累信簡禮

而薄葬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

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

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而有而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

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

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

東府掘城北墜入丈餘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三道子府道

楊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

毛萇詩傳曰甃甃甃甃也

謂之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

王季歷葬渦山之尾乘水齧其墓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

數十種

禮記曰孔子曰明器也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

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

灰滅

說文曰棖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棺上有五銖錢

百餘枚

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

皆浮出不甚爛壞

爾雅曰瓜瓣平辨說文曰辨瓜中實也

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

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溟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

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

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擲既啓雙棺在茲

捨畚悽愴縱鋪漣而

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箕也

之鋪周易曰泣血漣如杜

芻靈已毀涂車既摧

禮記曰塗車芻靈自

預石傳注曰而助語也

古有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或醢醢爾雅曰盞謂之缶又

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醢也醢呼蹄切音

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

為壽為太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

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有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

不可轉壑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與念撫偏增

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

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埋蒼曰備木送人葬也射聲垂仁

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爵埋掩褒為買空地

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

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

即絕也是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

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麓說

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爭杜預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窀葬下棺也

穀梁傳曰林壙郎新營棺仍舊衣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也敬尊昔義還

柩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柩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

靈騶騶歎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

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祭屈原文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廷年為

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

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辭曰

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弭節羅潭羅潭羅潭羅潭

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鳥江亭長乃遣戶曹

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

為三閭蘭薰而摧玉纁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

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

子比德於玉焉纁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纁緻也物忌堅

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曰若先

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逢先生獨離此

急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

未颺風激其崖羸羊遺紛昭懷不端羸秦姓羊楚姓王

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

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

敬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

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

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按以慢

蘭為可恃芳少第司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跡徧湘干

都也毛萇詩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

傳曰千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者以為虛而無用荃

蓀香草也王逸楚詞序曰善為香聲溢金石志華日月石

草以配忠貞料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樂也金石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如彼樹芳實穎實發

日月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秀實穎實粟望汨

心欬瞻羅思越吳贊答東阿王籍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

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網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光祿即

王僧達其世封侯員外郎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

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

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賦曰盍遠義窮幾豕文蔽班揚

音盈性倬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體倬直也登朝光國實

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大丘碑曰紆珮

華章昭曰才通漢魏譽淡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

尚書曰被于流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

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清

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

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逸翮獨翔孤風絕

人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逸翮獨翔孤風絕

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

手大雅所流連劉靈緒有酒德頌毛遊顧移年契閣宴處何

祖雜詩曰惆悵出遊春風有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

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

泫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涼陰掩軒娥月寢耀掩月

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

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膏涕松嶠楚詞曰涕漸古漸其如看

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

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毛詩

君一諛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日彼蒼者天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申酌長懷顧

感我良人日彼蒼者天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

望歔歔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

文選卷第六十終



跋重刊文選後

嘗觀先正論文為載道之器蓋以

其辭理根據夫六經之旨然耳向

使文不以道百世而下論者奚取

焉仰惟我

王考莊王嗣承藩服有年知為治必

本於道然而道在六經散寓羣籍

乃務旁搜博覽深造而自得之厥
後始得梁昭明太子所選秦漢魏
晉以來諸名公之文玩其辭旨揆
之經與道脗合無間遂因善本筆
而錄之芟其附註之繁正其傳寫
之謬復躬序諸卷端爰命鏗梓將
欲嘉惠後學以廣其傳柰何功方

告成而吾

親適已仙逝可勝痛哉雖然吾

親不可復見矣僅可見者幸有所遺

辭翰載在是編之首手澤尚新每

一披閱惕然思予

親傷予心悲泣哽咽卒莫能成誦謹

稽首頓首申其詞于卷末云時

弘治元年壽歲在戊申春二月吉旦

唐世子謹跋

文侯公孫思行

年餘博學文昭之首

不日歸泉

天壽

祭



